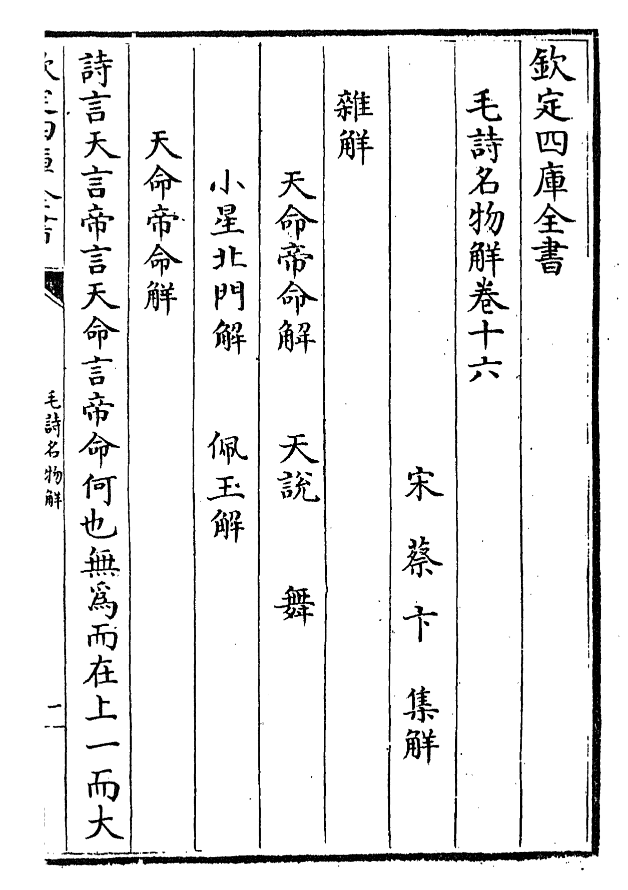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毛詩名物解卷十六

宋 蔡卞 集解

雜解

天命帝命解

詩言天言帝言天命言帝命何也無爲而在上一而大

者天有爲以應下動而諦者帝也言天則尊而與人道辨言帝則近而與人道交帝之於天如聖之於神名其功用於天地之間故曰帝也易自震言之曰帝蓋帝也者萬物之主也自物而言之則帝出乎萬物者也自人而言之則帝親乎人者也故詩凡言天命靡常天難諶斯天作之合天立厥配三后在天對越在天克配彼天以其藏于不可知之間而遠者也凡言帝命不時帝度其心帝謂文王帝省其山帝遷明德帝作邦作對者以

其顯於所可見之際而近者也詩言天命玄鳥則出於理之不可知故言天也古帝命武湯則明其德於所可見故言帝也此對而言之也合而言之則天者帝之體帝者天之用酌言皇天親有德享有道民之父母民之攸歸親有德也德有形故言親民之攸暨享有道也道無形故言享蓋天聰明自我民聰明而民所受則天所親也民所仰則天所享也皇天言其道蒼天言其色昊天言其象旻天言其情上天言其位

天說

北曰上天者精微之天也故詩言無聲無臭則稱上天文王之詩是也南曰昊天者廣大之天也故詩言無極無盡則稱昊天雨無正之詩是也爾雅曰春曰蒼天夏曰昊天秋曰旻天冬曰上天東木數則天遠而蒼西金斂則天近而閔故蒼天言其遠則旻天者邇矣夏南交則天降而下冬朔易則天升而上故上天言其高則昊天者下矣天之所以爲天縱則有高下横則有遠近者

因時而已矣夏曰昊天則春於昊天為大秋以昊為少可知矣蓋東帝言太昊西帝言少昊其天亦如之春於是大故東方亦曰昊歐氏以為春曰昊天夏曰蒼天是也秋於昊為少故西方亦曰昊天淮南子曰西方曰昊天東方曰蒼天是也秋曰昊天則春發生夏樂育可知矣夏假也故其天為昊秋愁也故其天為旻至冬則終而無事在上臨下而已故曰上天也上天玄天蓋壯北方之所在故其天玄其帝紫玄正黒色而含赤紫間色

也赤而含黑故南方之赤入北而爲玄所謂三入爲纁五入爲玄也北方之黑出南而爲紫所謂火尅金爲紅水尅金爲紫是也火上生而爲玄玄陽也故天北玄而爲始水下尅而爲紫紫陰也故帝北紫爲極列子曰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而傳云紫微太微之座太乙常居是也紫微言其色太乙言其數在紫爲微則色之至也在太爲乙則數之至也淮南子曰中央曰鈞天東方曰蒼天東北曰變天北方曰玄天西北曰幽天西

方曰昊天西南曰朱天南方曰炎天東南曰陽天亦所以名見之也蓋東北曰變天則土化火革水因其所爲天可知矣西北曰幽天則東陽西昧南明其所爲天可知矣火曰炎天則木曰温天可知矣東南曰陽天則西北曰陰天可知矣言玄天則纁可知矣言朱天則白可知矣

舞

先王之制舞文以羽籥武以干戚蓋羽容也籥聲也聲

名以昭之文物以紀之者文也故於文舞用之干以捍其內戚以誅其外者武也故於武舞用之此大舞也干與戚並陳羽與籥兼用若夫小舞則干而已無戚也而樂師所謂教國子以小舞而有曰干舞也羽而已無籥也而樂師所謂教國子以小舞而有曰羽舞也文舞所以有羽而無籥武舞所以有干而無戚者何也曰象文德之小者以為儀而已故止於羽焉象武功之小者以為捍而已故止於干焉蓋干武舞之小者而大舞謂之

萬羽文舞之小者而大舞謂之籥萬者衆之至也籥者和之至也易曰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則仁不足以善羣義不足以得衆非先王所以成文武之道也以武爲毒天下則知文爲和天下籥聲也萬數也聲陽也數陰也文德以陽言武德以陰言故先王制名法之

小星北門解

凡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北門之忠臣不得其志者天也故曰天實爲之謂之何哉小星之

賤妄而知貴賤者命也故曰實命不同實命不猶君子之義合則從不合則去至於窶貧而尚從事獨勞而無怨讁摧於内而無憾言此樂天者也三五者數也參昴者名也貴賤之分名數而已名數之出者天此知命者也蓋所以爲賢歟若通萬物而無所闕以不識不知而順帝之則者此至於命者也

珮玉解

上有一瑀下有二璜瑀以奇天道也璜以偶地道也上

有二珩珩者行也下有一琚琚者居也瑀又謂之衡衡之以爲平也珩又謂之衡衡之行猶衡人行亦行也

毛詩名物解卷十六

毛詩名物解卷十七

宋　蔡卞　集解

雜解

草木總解　美刺總解

草木總解

匏可食葉苦不可食葑也菲也不能常美人之所不能常善者也荼苦也有曰如薺有曰如荼皆甚美而為之

辭也菽微而采之有以貢之筐方之筥者會諸侯以禮數者也匏葉以爲葅微者也兎首以爲羞薄甚也而禮不以微薄廢者也甘瓠纍樛而上行成美之實也瓞瓜之小者也而緜緜能大者文王紹太王而興者也瓜在疆場無曠土者也苹也蒿也芩也鹿之食也而芩不若蒿之大而蒿不若芩之美禮有加也莪蒿之細則難辨者也莪蔚之大則易辨者也蓼莪之思彌深而易辨者猶難辨也采芑之菜也方其始則采於新田以新田爲

不足而及於菑畬也世未嘗無士也亦新美其材而拔取之若菑畬之芑可也有芑之草也物之微也豐水東注言其順物之理乃能立法也故曰皇王維辟也豐水有芑言其順物之理乃能貽謀也故曰以燕翼子也草木有待於霜而成者蒹葭蒼蒼漸至於采采尤待霜而成者也國待禮而後固也葭菼揭揭亂也葭也蓬也始而生則蒐田時也葛也藟也滑也滸潤之而後蕃也滑也滸也葛藟纏而後固者也王室艱難不可以相無者也

始河之滸中河之涘卒河之漘地之愈危彌不可無葛藟之纏固也葛藟縈於樛木則衆妾附后妃之仁而進此逮下者也葛藟施於條枚而子孫縁先祖之功而起此受祖者也葛寄松栢而生者也蘿縈松柏而生者也蔦蘿同姓也松柏王室也同其存亡者也卒曰松上則引之彌高者也萇楚材之柔不能自立而可扶掖以成其枝華也人有不能以欲故也子之無家無知無室豈有樂之者疾其人之欲故也芄蘭柔而蔓依以自立者

也人不能者以驕故也佩觿雖文而不我知無知人之道也佩韘雖武而不我甲無長人之德者也知人君德也山有扶蘇也喬松也隰有荷華也游龍也上下各得其宜而忽之所美乃非美者也子都容之美也子充德之美也茹藘色之可染者也以禮則平易故曰東門之墠墠者男子之所以行禮也下言東門之栗栗者女子之所以行禮也棠棣之華桃之華蕣之華凡以喻色也棠棣之華華如桃李華而實者也桃華而實有蕡家室

之所以成德也實而蓁蓁家人之所以庇陂之失道也
蕣朝華而暮隕非可恃者也此喻物之無助者也凡木
曰華草曰榮榮而無實爲英蕣先曰華而後曰英喻無
實也木生仁者也林爲君者也積仁以能蔽者也樛木
屈而下垂而葛藟得以纍甘瓠得以纍者仁之下屈者
也棠棣華所覆者鄂鄂所承者華而韡韡然天性也凡
弟相友亦天性也杕杜木大而特生尚有葉以蔽者也
而杕杜有以刺獨居而無兄弟者也有以刺不求賢以

自輔者有以敘征夫之情而自傷者甘棠勿翦至於勿伐愛之至也然甘棠者教也惟其教之明是以愛之至若夫化則化有所至而愛有所忘者也梅先衆木而花實者也梅先時則男女不可以不及時者也蔞於楚則微而猶可刈者微者亦成材也樸樕於林猶免陵賤者禮所以自防而不可以微賤薄廢者也棘堅而木之難長養者棘心至於棘薪則長養劬勞而後成者也榛所以養也苓所以治也養譬則德也治譬則能也德在乎

上故曰山有榛也職在乎下故曰隰有苓也此衛之賢者又多能而苓之不若者也南山有臺北山有萊則前後皆得賢而其基大者也臺萊徧於山之上下以為蔽者也此言邦家之基也其葉有儺而幽且沃者桑也其枝下垂而宛以華者楊也以其為山蔽飾故以此言邦家之光也杞之實可以療李之實可以食故以此言民之父母也栲之榦高大而車以為輻杻之名檍而古以為弓其堅以大也故於此言遐不黃耇也枸則生而茂

以堅梗則久而益不朽爲其可傳於後世故於此言保艾爾後此其得賢之效也凡山之髙隰之下莫不有材以爲𧴪也山之樞隰之榆不皆美材亦足以庇覆而子之裳衣弗曳弗婁車馬弗馳弗驅何也山之栲即槢而其葉茂隰之杻即檍而其材堅猶以爲榮觀而子之庭内弗洒弗埽鐘鼓弗鼓弗考何也山之漆可以爲器隰之栗可以爲禮而子之酒食不鼓瑟而喜樂以永日何也車鄰則美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故曰阪有漆隰有

栗漆可以用栗可以食而阪隰之賴以爲飾者不若桑
楊之美也故卒曰阪有桑隰有楊條所謂稻梅所謂枏
也條梅尤終南之文飾者也若夫錦衣狐裘顔如渥丹
則雖文以服飾以容而冝實以君之德也故曰其君也
哉戒之也卒使之壽考不忘勸之也杞棘木之堅剛者
也桐椅木之柔令者也君子德欲剛儀欲柔故於杞棘
言令德桐椅言令儀令儀嫌於無實離也桐椅以譬儀
之柔令者也生於朝陽則以見君之下賢不以令之柔

而必以德之温厚也松柏葉美材茂本堅而久者也自天保福禄而下之至於竹之苞松之茂又本久而固者也自福德澤而下之至於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德蔽廣而久也竹虛而節直而和者也淇澳德也緑竹棫樸附而生者也棫樸之爲薪材微而用大此官人者也榛楛者莖如荆葉如著木之微者也而在旱麓濟濟能盛者以見流澤之遠此受祖者也柞棫木之堅也文王之德至於柞棫矣則柔者可知故昆夷駾矣大邦畏其力

虞芮質厥成小邦懷其德也柞棫之枝猶堅以固者矣王公於諸侯待信義而後固者也故采菽信以結之使如柞柔之附於枝義以制之使如紼纚之維其舟也檀木之堅而美者也谷木之散而惡者也杞不如桑之本固者也桑不如檀之堅強者也將仲子里也牆也園也而戒之以無踰以言無侵我之家事也杞也桑也檀也而戒之以無伐以言無害我之兄弟也始於里卒於檀以見養人愈強而愈不可制也柳之條柔而不可折以

樊圃也椒之實蕃而遠條盛則本衰者也王之揚之水而不能流束薪至於束楚束蒲之彌輕以見王愈弱不能有為也鄭之揚之水不能流束蒲至於束楚束薪以見臣愈强而不可令者也不能有為罪在上故刺其上也不可令罪在下故閔其上也聖人言詩而終於鳥獸草木之名蓋學詩者始乎此而由於此以深求之莫非性命之理道德之意也

美刺總解

美與嘉者至善之謂美至美之謂嘉美不足以盡其善而後有嘉名伯之甘棠武公之緇衣善之至也成王假樂美之至也閔之與刺者有所不忍謂之閔欲其知之謂之刺葢閔之者惜其如此而後形之於惻隱之心而刺之者譏其如此如鍼之刺物欲其知也溱洧刺亂而爲亂者作也出其東門閔遭亂者作也雖知刺尚喜其知而閔則惜其去也而不可復何以知其如此白駒刺宣王之不用賢黍稷閔周之顛覆是以知其如此也至

於箴疑於規誨疑於誘而戒近於勸蓋箴者以其有所
不可爲不可爲而爲此其所以箴之使不爲也庭燎之
詩始則美之終則箴之者何也美之者以其有可爲箴
之者以其有不可爲也勉於視朝勤於從民此之謂可
爲視朝之失時從政之失事此之謂不可爲知視朝從
政而不知視朝從政之禮原其始不可以無美要其終
不可以不箴也箴之不從而後規之規者正圓之器也
有亂之道而使之不亂此所以爲規沔水是也規之而

不從又從而誨之者每事而言以教之也故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此教之修德也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此教之治民也它山之石可以爲錯此教之用賢也誨之不從而後刺之以見善之日退不善之日進惟其善之日退不善之日進此聖人序詩所以次其輕重之次也然而戒者以其有可戒之道勸者以其有可勸之理戒其所可戒卒乎無戒公劉名康公之戒成王也公劉者世之甚微成王者世之甚盈舉其甚微而著其甚盈此公

劉之所以作也終南之戒襄公以其有土地之廣車服之盛而恐其德之不足以稱故詩曰終南何有有條有梅欲其德之宜於服也故戒其所可戒成王卒至於治平而襄公終不失其德故曰卒乎無戒見其所可爲而勸之以善殷其雷勸以義也見其所可爲而後勸之以義式微勸之以歸也見其可歸然後勸之以歸故曰見其所可爲而勸之以善此戒之異乎勸也至於誘者謂其心有是端而以言引而進之此之謂誘衡門誘僖公

也至於思則近於念憂則幾於懼哀則同於傷蓋思望於其心而已念者又思之至也下泉之思治丘中有麻之思賢匪風之思周道遵大路之思君子是皆想望於心而願見之者也渭陽康公之念母有見其思之至也陟岵孝子之思念父母蓋始乎思卒乎念至誠之心有加而無已也斯其以爲孝歟憂者懼之至懼者恐之至慮之深然後至於恐何以知之防有鵲巢之憂讒而詩曰一日不見如三月兮此懼之所以深於憂也哀者主

於人傷者主於已主於人者措之於無可奈何之域而直其志而已主於已者感於內而形之於外而且嗟其如此也故日月綠衣終風謂皆莊姜傷已之詩也蕩則周室大壞蕩然無復紀綱文章故異矣周室之顛覆閔之而已壞未至於顛覆故猶有感傷之心若夫黃鳥之哀三良則矜亡而已所謂關雎哀而不傷者蓋桀紂之已亡而不傷感於心也至於東門之疾亂鴟鴞之救亂野有死麕之惡無禮蝃蝀之止奔擊鼓之怨州吁旄丘

之責衛伯小明之悔仕亂世柏舟之言仁人不遇均亂一言疾一言救何也無禮則止而淫奔亦可惡州吁之用兵何以不責衛伯之不修職何以不忍仁人不遇則曰言仕於亂世則曰誨古人豈徒言哉亦各有所主而已蓋亂之在下則可以救不可以疾亂之在上則可以疾不可以救故管蔡之亂所謂在下者也徒疾之而已則傷於仁此鴟鴞之所以救也幽公淫荒之亂所謂在上者也孰能救之哉此東門之枌所以疾也惡者化之

在乎上止者化之在乎下在亂世而文王之化爲已行而下之人皆知無禮之可惡此野有死麕不言止而言惡也民未知淫奔之恥而衛文公以道化其民而使之不齒則其所以化之者在乎上而不存乎下也此蝃蝀所以不言惡而言止也怨之者猶有景慕之心而責之者過其不能行所當行蓋詩人愛之重所以怨之深待之厚所以責之重至夫事在可怨之域而吾且不怨者是以無知也猶有不怨而責之猶有不責者雖州吁之

暴猶有景慕之心此國人所以怨也修方伯連帥之職衛伯之所當行也此旄丘所以責之也悔者追其事而已言直言其過之所遇仕於亂世者既往之咎也此小明所以悔也若君不受已之志特言之而不刺然後可以謂之仁此柏舟所以言仁人也與

毛詩名物觧卷十七

毛詩名物解卷十八

宋 蔡卞 集解

雜解

鳥獸總解 十五國風次序

鳥獸總解 附昆蟲魚草

飛鳥隱顯以得時而不苟於棲食衆羽從之而不可以羣者鳯也音聲顏色之好去就語默之時能遷而擇所

止者黄鳥也潔白高舉鳴以時而遠聞者鶴也潔白以羣上下有儀飛而有容者鷺也知時以其匹來知所孳乳而去者燕也鳴以警晨而不以晦明而變者雞也摯而和別而通常於水中於中洲者關雎也彊而別勤於積累以成巢者鵲也鶪微而强者也鳴鳩用心之一而養常均而止於一者也均母道也一婦道也關雎一宿之鳥難致而難奪者也難致賢者也難任使者也晨風能摯而才鷙者也雉外文明而内耿介守域而別者也

鷮雉之微也鳳凰之耦也鴟鴞之大者也倉庚黄鳥之記時也鸒斯飛食必以羣而飛緩以樂者也鶺鴒愛其類行揺必以顧飛急必以鳴者鸒斯其孝天性也鶺鴒飛鳴相顧而欲君之始終自勤者也鴟鴞巧於綢繆其室常繫於危者也桃蟲潛於微而拚然大以飛者也鳧鷖飛止僅於水陸氏謂水鳥之愿者也鴞鳥之惡者也鳩微而飛宜下不宜高者也鶉沾滯得尤不以力者也桑扈竊脂猶終鶯然以文其外者也隼鷙而卑苟不可

上則飛以揚者也麟信者也騶虞仁者也麟趾也角也麕微而鹿大者也禮進也豝蕃而豵盛者也豜大而豵微者也鹿懇誠而鳴以相呼者也虎咥而不可暴者也狼跋跆尾而不失其貪也牛順而強者也羔裘以豹飾則武者也羔裘而豹褎暴者也狐疑而不果者也狐裘服以燕者也狐裘服以朝則不強於政治者也狐裘蒙茸則亂不果於亂難也兎物之狡者也馬臣道也駜馬之用可必者也乘黃色之純者也乘牡色之壯者也乘

騧文之錯者也白駒潔其德而未用者也乘馬也乘駒也夫馬異於前而御彌善故兩驂如舞周旋而有節也雁行而有序也如手驂和而一體也維駒也維騏也維駱也維駰也如絲組有文也沃若非特如濡也既均非特如絲也駉馬之善不在於牧而在於思也思而臧舉而措之於獸無不得其所者矣考牧擾之以順其性麾之以制其放者也知牧人之道也草蟲鳴而阜螽趯趯而從者習而知和隨者也螽斯不妬忌則物之大也不

妬無忌則人之聖也蟋蟀微而能鳴以時者也而君有不能及時以樂者也蜉蝣無恃而生而徒飾其羽者也青蠅飛則營止則汚而糝黑白者也蜩微而鳴以時者也莎雞微而羽有聲者也熠燿微而宵有明者也伊威生於室蠨蛸生於戶此室家之望女也蜩有情栩無情以有情附於無情而恃以鳴淵無知葦無情以無情寄於無知而恃以生何父之不如也此小弁之怨也螟蛉非蜾蠃類也蜾蠃負之化而類者也人之於人類也非

易於感而化之者也猱於木塗附性者也人之於性亦善也則易於感而化之者也魚柔而隱求之以道則得而易制者也其象則賢也民也夫婦也其藏於深眇而求之必以誠者也罩汕不以一方求者也蓋至誠而求者必嘉魚而方其誘之則必魴與鯉也在淵也在渚也就有道者也在藻也在蒲也樂有德者也知烹魚則知治者也知躍則知化者也沼也潛也皆不得其道者也釣有道不取而有得者也緡也綸也竿也所以釣也罛

也綱也笱也所以求也罭非以求鱒魴者也罛非所施葭菼者也魚綱求於下而鴻離之乃得乎上者也發笱發我士者也敝笱無能制者也罶寡婦之笱而微者也而所麗者鱨鯊也魴鱧也鰋鯉也笱微而魚愈大萬物衆多者也止而靜者也荇浮於水而根於水則制禮而不制於禮者也蘋浮於水而不根於水藻根於水而不浮於水者也以喻大夫能修法度而已不盡禮之本末者也芹浮於水則出於禮者也藻根於水則法於禮者

也茆根於水浮於水不制於禮者也始采芹終采茆泮氷序也薇蕨甚微而采於南山蕩於取者也始薇之作而至於剛感於時以叙其情者也蕭微物其香可上達者也蓼蕭之零露者下以誠上達上以澤及下者也茅柔潔而理直可藉包者也葭茆之方稺至柔而順潔者也牧君之道也葭夫人之德也草柔而蔓於野則民也露溥於蔓草則澤下流者也露在豐草杞棘則晏諸侯者也采葛絺綌微也采蕭祭祀大也采艾療疾急也事

大者讒愈至故懼之一日如三月以至三歲甚也旨苕美而可食旨鷊綬草也防安鵲巢而不驚卭養旨苕而不害者也君於其宜安養者乃驚之以讒而使憂害之以賊使其懼者也荼也苦也葑也采於首陽未必然者也欲使究其實則以言始聽讒者也曰憂曰懼則被言已信讒者也止於樊止於棘止於榛讒漸入也故卒於構我二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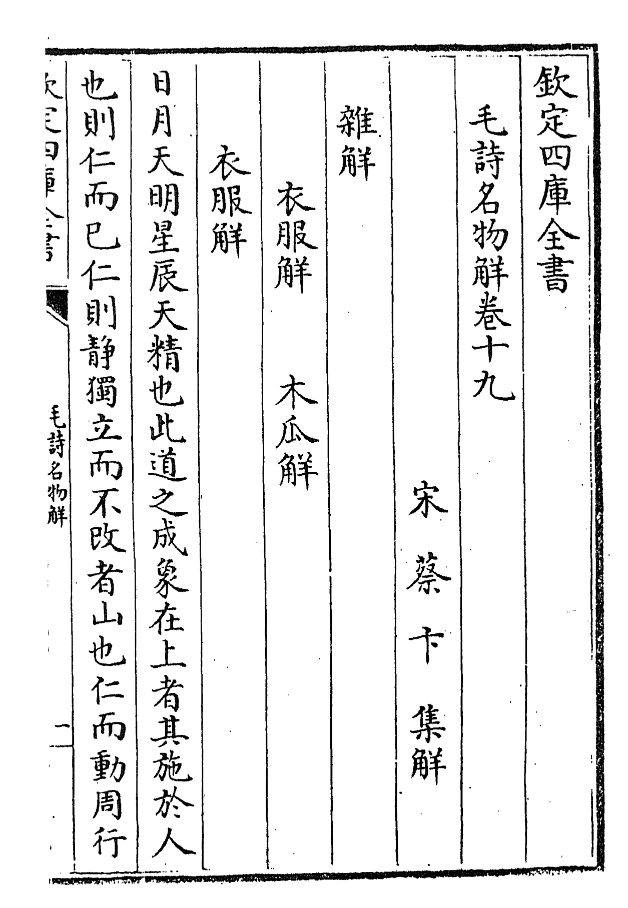
十五國風次序

國風二南所以訓後世也次以衛鄭王所以責王也又次之以齊魏唐所以責二伯也又次之以秦與陳所以見先王之澤未泯也又次之以檜與曹所以見民心之思治也終之以豳所以見王化可得而復也夫國風之正莫如二南國風之變莫如鄭衛二南之美先王所自出也鄭衛之惡誰爲之哉爲天子者不能又以正之耳故以王夷於鄭衛之間而以鄭衛次於二南之後也齊桓也晉文也假仁義以長諸侯宜以存亡繼絶爲事也

魏之見滅於晉也桓不能救文不能復孰謂其能長諸侯也故以魏次於齊唐之間而以齊唐次於鄭衛之後也秦也陳也以爵言之則秦附庸也陳諸侯也以地言之則秦者西夷也陳中國也以世系言之則秦伯翳之後陳乃帝舜之後也然秦得周地之故而其俗美陳以比荆楚之故而其俗亂夫王者旣如彼伯者又如此天下風俗日以謬亂而秦風獨不變於是乎深見先王之澤也故以陳次秦而以秦次於齊唐之後也夫先王之

澤也未泯則天下之心其思先王也曷維其巳故檜有匪風而曹有下泉之作焉此檜曹所以次於秦陳之後以見天下之心思先王德澤如此則天子諸侯追復文武之基業其理豈甚難哉特不爲之耳故以豳風終焉而豳風者變克正危克扶之詩也

毛詩名物解卷十八



毛詩名物解卷十九

宋　蔡卞　集解

雜解

衣服解　木瓜解

衣服解

日月天明星辰天精也此道之成象在上者其施於人也則仁而已仁則静獨立而不改者山也仁而動周行

而不殆者龍也仁之於道其常體如山其變用如龍其接物也則禮而已交有時別有倫其文發於自然者華蟲也日月星辰四物也二十八舍者星也星以經之辰以緯之星合而爲一章山龍二物也合以象天仁華蟲一物也離以象天禮凡此皆天德也故作繪而在上虎義獸蜼智獸也其體畫於宗彝此道之成器而在下者其清足以潔已而可以薦羞者藻其明足以燭物而可以烹治者火以義潔已而其清欲如藻以智燭物而其

明欲如火故言宗彛次言藻火米養人者也養人不可以無物故次之以黼黼者制物制物不可以無辨故次之以黻凡此皆人德也故絺繡而在下天道則象也其出與萬物相見故衣繪始於象而終於華蟲華蟲南方之物也人道則器也其入則與萬物相辨故繡始於器終於黻黻者北方之物也以方言之於文兩人相背為北以物言之於象兩已相背為黻蓋方以類聚者仁也其相背也亦以仁故北象兩人相背之形物以羣分者

義也其背也亦以義故黻象兩己相背之形舜典於裳言絺則知名衣之在冬而其上則有裘矣周官以衣言裘則知名裳之在夏而其下則有絺矣裘者其質自天故於衣見之絺者其文自人故於裳見之文者夏也質者冬也此冕服十二章舜欲觀焉者也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畫於旌旗所謂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蓋不體乎天道不可以爲帝不躬乎天德不可以爲王故舜十二章

自日月始而周之九章則自交龍始龍神物也變以象天德火明物也化而象人德登龍於山所以尊神以象其聖治聖治者道化也登火於宗彝所以尊明以象其孝治孝治者德教也以天道帝者則於人欲俯而親之以為教故舜之宗彝黼於裳以天德王者則於天道欲仰而觀之以為化故周之日月星辰畫於旌旗衮冕言其義鷩冕言其名毳冕言其物絺冕言其數玄冕言其色冕俛也其服在首欲其俯首以接物而志彌下也衮

卷也其服在身欲其屈身以接物而體彌恭也青質五色皆備而成文章者翬也素質五色皆備而成文者褕也青質仁素質義而五色以文者禮也故曰后六服一曰翬翟二曰褕翟鷩則質不足乎翬文不足乎褕下王后一等故侯伯之下自鷩冕而下也王后配王者也侯伯事王者也故古之人遠取諸物而其制服也如此舜典言華蟲而於此言鷩冕舜典言宗彝而於此言毳冕舜典言粉米而於此言絺冕絺冕而言之鷩冕毳冕絺冕

別而言之華蟲者之物矣又言鷩冕以名之宗彝者之物矣又言毳冕以名之粉米者之物矣又言絺冕以數之也蓋古之人立法非特見於一書之間雖異人殊世而固有前後相成彼此相從若符合節若此之類也舜有十二章而至周爲九者則天道之數者帝也法天道之數者王也蓋六陰六陽其類有十二章焉而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此偶數之在道者也九則陽道而已而易曰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此奇數之在德者也王

者下體天德上法天道故其所服者九章而已至於旒之施於冕斿之施於旗則其數皆十二焉蓋觀而法之者天道之數也裘冕內服大裘所以象天道外被華衮所以象天德質足以象天道文足以象天德此天之所以尊也故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蓋先王以方外往超分域之外而神明者也先公以域中來守分域之內而文明者也故祀先王則衮冕祀先公則鷩冕饗所以交之也射所以別之也故饗射衣以鷩冕者交有時

別有倫者也虎有義德雖有智信而君子以爲仁也柔義也剛仁者静義者動也山以形結之而成剛故以虎義象其剛水以柔融之而成動故以蜼智象其動義足以象其剛智足以象其動此四望山川之所以享也故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絺冕象其利之周廣也故祀社稷五祀則絺冕玄冕象其功之微昧也故羣小祭則玄冕韋弁之色赤冠弁之色黒赤者南方之色黒者北方之色也先王於武事方其以仁致天討則象德而主生方

其以義教民戰則尚威而主殺故兵事韋弁服田事冠弁服至於祀朝則又以西方之白馬白正秋色春動也而其氣和秋靜也而其氣肅蓋先王之於朝事以靜應庶事以肅欽庶功朝事皮弁服自玄冕而下先王所以事神之服也故其衣繪以象其裳繡以器自韋弁而下先王所以治人之服也故衣裳示之以色視而已象陽也色陰也事神主禮故其服曰冕欲其自下也治人主義故其服曰弁欲其自取也先儒云冕俛也弁樊也先

王之制芾也所以蔽膝自玄冕而上皆謂韍自皮弁而下皆謂韠惟士服之爵弁兵服之冠弁則又謂之韐左傳曰玄衮韍珽而鄭氏亦云冕服謂之韍此自玄冕而上謂之韍之驗也儀禮於皮弁言素韠於玄冠言緇韠於玄端言爵韠此自皮弁而下謂之韠之驗也禮云爵弁纁裳純衣韎韐此士服之爵弁謂之韐之驗也詩曰韎韐有奭以作六師此兵服之冠弁謂之韐之驗也古者大朝覲會同其首皆冕其服皆芾其足皆舄而車攻

於會同云赤芾金舄采菽言朝覲則云赤芾在股則朝服亦謂之韍不特施於祭祀也又素冠祥祭之冠也素韠釋祭之韠檜風刺不能三年而始於素冠終於素韠而祭服亦謂之韠不特施於朝服也先儒云祭祀謂之韍朝覲謂之韠非是也韍從犮蓋言其容說文云以大夫貌言其行則刺犮也詩曰赤芾在股邪幅在下明君子之足容能自制故芾之制足如此韐言合蓋言其體也鄭氏云韎韐合韋爲之故合制字如此芾從一蓋先王制服始於芾上古未有衣服止有一芾蔽前故芾之制字如此韠從

畢蓋言君子之制服訖於韠凡服始於冕畢於韠赤南方之色下朱一等

木瓜解

齊桓以諸侯而擅封諸侯非禮也衛國思其恩而美之則可矣以此爲齊桓之美則有所不可故木瓜不列於齊而繫於衛也孔子曰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苞苴之禮小者也然周之末世強淩弱下暴上衆欺寡而其禮亦從而亡故小國竭帑藏以奉大國而大國不以爲

禮大國少有以及小國則小國罄其所有以爲報齊桓
以信義及於諸侯而諸侯率懷其德而不專畏其力故
問遺得以稱其重輕以爲禮此孔子所以歎其能行苞
苴之禮也瓊琚玉也瓊瑶石之似玉者也瓊玖石之次
於瓊瑶者也有女同車言佩玉瓊琚則琚之爲玉明矣
篤公劉言維玉及瑶周官大宰贊王用玉爵内宰贊后
用瑶爵則瑶非玉也石之似玉者也丘中有麻言貽我
佩玖而不言玉又庶人得寶而有之則其次於瑶也又

可知矣木瓜美而且大者也木桃次之木李又次之衛雖以齊有功於已而厚報之然彼遺我之物有殺則我亦得稱其投之物而厚爲之報自非不畏其力而懐其德則安敢輕重自恣哉於此蓋有以見齊桓之美而又以見衛文亦不敢以姑息肆愛於大國也然所報之物既有殺矣而衛人欲厚報者蓋彼投我以木瓜果耳我報之以瓊玉是以雖有殺而不失其爲厚報也

毛詩名物解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毛詩名物解卷二十

宋 蔡卞 集解

雜解

廟制　詩序統解

廟制

臣等謹案周禮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崇三尺四阿重屋

周人明堂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鄭氏謂世室宗廟也重屋王宫正室若大寢也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明其同制周書亦曰太廟路寢明堂咸有四阿重亢重廊復格藻梲設移旅楹内階玄陛提堂山牆臺門玄閫則三者同制明矣故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明堂而月令仲夏天子居明堂太廟先儒謂明堂制與太廟同亦曰太廟也然則天子太廟五室土室居中大於四室故謂之太室書曰王入太

室祼是也其左爲東房其右爲西房皆南其户而木室在東北火室在東南金室在西南水室在西北木室東户火室南户金室西户水室北户詩曰築室百堵西南其户傳曰或西其户或南其户而家語又曰賜觀太廟之堂未旣還瞻北闔皆斷西户謂金室北户謂水室也四室中央太室亦曰夾室劉熙釋名曰房旁也在堂兩旁也夾室在堂兩頭故曰夾室夾室皆在前室謂之廂爾雅所謂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而覲

禮云凡侯於東廂是也說者謂天子宗廟無廂夾不已
誤乎其四中則南曰明堂北曰玄堂東曰青陽西曰總
章太廟冬居玄室太廟孟月皆居左个季月皆居右个
是也至於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而退適路寢居
門中月令鄭氏謂於文王在門謂之閏則太廟象先王
平生所居與明堂路寢同制五室十有二座理宜然也
或曰太廟與路寢明堂同制則上有五室不得有房又
惑矣案書路寢實有東房西房東夾西夾而明堂位曰

太廟天子明堂則魯用天子禮樂太廟如明堂制而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君袞冕立於阼階夫人副褘立於房中則太廟路寢明堂有房明矣今先所圖上廟制欲以入廟約少牢大夫宗廟爲之雖增四阿重檐山節藻梲堂九尺階九等略應王禮而無五室無階又以房爲北堂且謂房無北壁故得北堂之名夫堂與房異著矣安有爲房而無北壁者哉其制既非而又無臺門玄閫内階玄陛山牆貢鏞之飾累棟復格設移四

門遠嚮黑楹丹桷藻井之制至於饎爨又在廟中西堂下此復續儀禮之誤也說者謂饎而在西堂下逼西壁謂之天爨置於廟中理不安矣况欲逼宗廟西壁爲之乎說者或謂西壁謂西牆也案儀禮有曰西牆有曰西壁則壁與牆異矣臣等考之特牲饋食曰主人服如初立於門外東房南面視側殺主婦視饎爨於西堂下蓋堂謂門側之室爾雅曰門側之室謂之塾近人曰門堂三之一古者爨在廟門外或在東或在西故饎爨在廟

門下之西堂下少牢饋食曰雍爨在門東南北上廩爨
在雍爨之北特牲饋食云牲爨在廟門外東南魚腊爨
在其南皆西面饎爨在其西北壁士虞禮曰側亨於廟
門外之右東面魚腊爨亞之北上饎爨在東壁西面由
是觀之饎爨在廟門外之西堂下逼西壁爲之明矣故
曰饎爨在西壁又曰主婦視饎爨於西堂下臣等稽考
載籍廟與路寢明堂同制雖具其凡如右然其脩廣之
度行人以爲南北七筵東西九筵凡室二筵謂之凡室

二筵則太室大矣太廟五室十有二堂太室又大則廣九筵脩七筵不能容之案市朝一夫而鄭謂方各百步則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亦謂南北各六十三尺東西各八十一尺歟且古者寢不踰廟宴衣不踰祭服而宣王考室之所曰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則先王之宮室甚輪奐矣又曰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噲噲大聲也噦噦小聲言其閎可以響荅豈與大夫之陋同日而語又況後世彌文積隆以至於今也然則天子

廟雖古制殘缺不可知而今亦有不可盡如古者要之
度先王稽當世與時宜之其前代載籍所不得見與其
後世未之有者法可以道揆禮可以義起使華副實以
稱昭明垂之百世取成於心實在聖躬如允臣等所議
伏乞參校舊圖擇其善者以聖訓裁之

詩序統解

靜而爲性動而爲情定而爲心適而爲志晦而爲道顯
而爲言妙而爲神麤而爲法此之謂體用之言此之謂

生出之序情不能無動則有所感志不能無適則有所言言麗乎顯則有所寓法陳乎龘則有所形此詩所由作也凡順之則喜逆之則怒得之則樂失之則悲忿有所不已則不能無怨欲有所不獲則不能無思事有所不當則不能無嗟理有所不足則其氣不能無歎此詩之所謂情也窮之則鬱達之則舒或屈或伸或拘或肆或遠或近或小或大義之所起則不能以辭害之辭之所止得以意逆之命之所止則況之而以其言要其所

歸則導焉而以其趨此詩之所謂志也貴極於王公大人之所作賤極於羈臣小夫之所爲抑揚天下之至情包羅萬物之至理曲而有所謂端聚而有所謂升譎而有所謂正微而有所謂彰在所可言也故雖侈而不疑於誇在所畧也則雖約而不疑爲簡此詩之所謂言也不止於美而有所謂嘉不止於規而有所謂誨雖亂而在所可矜也則閔之而不以傷雖過而在所可恕也則哀之而不刺方其致嚴也雖天子亦貶之於風方其致

美也雖諸侯而進之於頌此詩之所謂法也故昔之能詩者正其六義之歸辨其四始之叙取其辭義之合於禮義者著於篇使學而循之者可以言體而行之者可以治修身接物事父事君論其粹則可以美教化移風俗論其妙則可以動天地感鬼神故古之作樂者則取是以文之也古之燕飲者則取是以賦之也可以導和可以見志蒸而爲佳氣止而爲中聲雅正之音歌頌之美洋溢乎上下疏導乎陰陽則詩之所施豈曰小補之

哉作詩者不知起於何代然自生民之能言則詩之道已具矣康成以為詩不起於上皇之世豈其然乎作序者不知自於何人然非深通乎法言莫之能為也或以謂子夏衛宏之所為則疑其不能及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然則所謂詩亡者非詩亡也禮義之澤熄焉而已矣變風變雅之作而知止乎禮義當是時詩尚存也惟其禮義之澤熄然後詩之道亡矣何也葢詩者禮義之所止故也詩亡則美刺之法

廢春秋作則褒貶之法與使詩之道尚存則愚知春秋不作矣蓋美刺之法廢而無褒貶以繼其後則亂臣賊子無所忌憚而接迹於後世矣古之君子號爲善救天下者知此道而已矣雖然能詩者豈曰言治人之間而已哉亦知其所致而已矣不然孔子之進子貢何以言告諸往而知來者

毛詩名物解卷二十